

三國志

二十一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關羽傳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

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無異也先

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

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

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

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

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

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

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

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清

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

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

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

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

關羽



事君不吝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
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曹

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

而奔先主於表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

主勿追也

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

實曹氏之休美

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

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

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

夏口

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眾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

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

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出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寔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

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記為雅言耳

孫權遣兵佐先主

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

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邊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

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

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

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

黥彭之徒當與共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

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

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

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

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
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
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王為漢
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
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
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
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
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濟以為關羽得
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
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

呂蒙

三

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

勅使莫速進又遣王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格子敢爾如使樊城技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己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鱗鱗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又南

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

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

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

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

蜀記曰羽與晃是宿相愛遙

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為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眾妻子

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

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之不然可以絕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追謚

羽曰壯繆侯

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齒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

傳諷誦略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

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

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德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傳

蜀志人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

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

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表紹劉表表卒

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

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

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

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

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

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

亮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

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
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
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
釋之引為賓客

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
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

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
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
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
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
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

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
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
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
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
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
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
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
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
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

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
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
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
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
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
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
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
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
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
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
死

馬超傳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
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二年遂騰率
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
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
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爲陳禍福
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參親

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

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畧曰騰字壽

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

業嘗從鄯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

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幕中州郡異之署為軍從事典領部

眾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

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

復求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眾還攻騰殺騰妻

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瑞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

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

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

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

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

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

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

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

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

馬超

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眾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畧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

蜀志六

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槌曾吐血曰關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耶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先主遣人迎逃入氏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

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典畧曰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為

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

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

馬超

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曄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

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榮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疚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

蜀志六

九

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黃忠傳

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閭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典畧曰初超之入蜀其庶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

馬超 黃忠

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
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眾甚精
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
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
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
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
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
關內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傳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

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

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

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朝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誦誦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勿表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肯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

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

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

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勤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

黃忠 趙雲

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

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

將軍

雲別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駭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

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

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彥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

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關且却

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

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

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荊州先主大

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

蜀志六

十一

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

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

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

亮出軍携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

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

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

雲別傳曰

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

軍資餘給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

七年卒

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

葛亮功德蓋世將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

趙雲

寵待特加殊獎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

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

榮雲別傳載後王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

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遵奉

法度功效可書富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

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溺生者感恩足以墮身謹按

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

順平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

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

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

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

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

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蜀書 國志三十六

趙雲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龐統傳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

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

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

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

拜於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河上祀先人墓

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

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

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

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

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

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

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

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

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

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

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

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

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

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

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

曰如所目陸子為勝

龐統

乎統曰驚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驚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怡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謂全琮曰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卿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難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兒索然觀其重齒牙樹頰眩吐唇謂全琮曰

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敵也眩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

結而還先王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

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王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

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

亦言之於先王先王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

從事江表傳曰先王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

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數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

得不在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

諫孤莫行其意獨焉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親待

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

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

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

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

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

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

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

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曰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

蜀益州牧劉璋與先王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

能統

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揚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

蜀志七已

三

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統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

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虧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鉅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大當蓋其善諤之風夫上失而下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必舉一言而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

龐統

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其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謹能成業
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
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二口不
覺率爾而對也備酣宴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曾無愧色此
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言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
進圍維縣
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王痛
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
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
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
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
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
守襄陽記云林婦同郡習禎姊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
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

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
賜牀帳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傳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

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丘柳下惠不去父母之教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使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曰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窻中聞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登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
建安初天下饑荒正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

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父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

龐統法正

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三日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

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

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

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未必並歸各蒙耻沒身辱及

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
故中間不有戕敬顧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
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
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
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秘所懷以
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
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
事之道謂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
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
也事變既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

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
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
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
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
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
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
定巴東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二道並侵將何
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
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

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
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巴
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
蜀蜀亦破壞三分云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
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
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州
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
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云
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
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將

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曰文偷
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
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
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
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
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
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
太守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云在近故
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
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

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累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

目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况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于子將尋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

賤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以正為蜀郡太

蜀書卷之八

八

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

法正

以功臣而極其陵肆變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
違命之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受王憲故也諸葛
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

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
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
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
將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
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農伺
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
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
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
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

四百五十七

九

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
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
淵等受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
辨有此必為人所教也

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辰月齒
也劉王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略未
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
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耻恨之餘辭非測實之當言也

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
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
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
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我相取亮每竒正智術
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

法正

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任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王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儼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諸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前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龐統法正傳第七

蜀書

國志三十七

○許靖傳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助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斌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潁川荀爽韓馥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

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愆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愆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

表曰黨賊求生情所不忍守官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權以濟其道

蜀記云靖後自 伷卒依揚州刺

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

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
息既至交趾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
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
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
有患急常先入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
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銜王命使交部秉勢募靖欲與
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
遂合驚怯偷生自竄繼豕豹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
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

卷之八

二

放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
靡由正禮師退術益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
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
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歐閩越之
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
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
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
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
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蜂起州府傾覆道
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

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
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
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為孔子稱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所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問閩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汎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塗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

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
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
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
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
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

劉表八已

三

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
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
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
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
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若荆楚平和
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
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
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
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
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

許靖

矣昔營立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

漢書

霍光傳曰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

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

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薄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懸於執事自華及夷顛顛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

一表八已

四

雖讎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跡盡投之于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來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儻瑰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

益州耆舊傳曰商字文表廣漢人

為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蜀之意商謂璋曰超勇而不仁見德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土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由養虎將

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功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與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詞作銘以旌先賢脩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

建安十六年轉在蜀
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郡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歆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

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
孟德之謂乎

先主為漢中主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

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

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

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

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

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天沒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

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

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

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魏略王朗與文

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其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邇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相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待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供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為謀計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

許靖

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揔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為際非武帝之旨頃者蹉跎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裘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闊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捨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王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眾瑞之摠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耀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士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嘗讓上卿於李元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宴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瞻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土明詔以發德音申勅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為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懼功與事並聲與勳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宣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眾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傳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

許靖 麋竺

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

當往漢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王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王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王妻子先王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王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

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

領羸郡太守

曹公集載八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

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守撫慰吏民 竺弟芳為彭城相皆

去官隨先王周旋先王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

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

蜀志卷八

七

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翻

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

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

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

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

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

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傳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王領徐州辟為從事

鄭

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

後隨從周旋先王之背曹公遣乾

葉竺 孫乾

自結表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表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王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傳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王有舊隨從周旋先王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王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王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

城歸命先王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王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王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王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王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以簡音變之

○伊籍傳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

孫乾簡雍伊籍

王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爲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傳

秦宓字子勅廣漢縣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

百里蹇叔以耆艾而治策甘羅子竒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旣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

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區區貪陳所見

益部耆舊傳曰安廣漢人少事聘士揚厚究極圖籍游覽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以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揆其器量國之元寶且處弼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纁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

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下和銜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荅書曰昔堯優許

四書

十一

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銜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箏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季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

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
法言今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
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
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屢辭邦有斯人以耀四
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
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
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
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
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
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

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
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
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
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
不采道非盈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
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
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
大乎居止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
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觀
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弃朝事

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交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

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

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灾發於言貌何

戰國之譎權平哉或謂交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

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交答曰僕文不能盡

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

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

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

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

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

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

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取華

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臣松之案今論語作棘子成

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

請交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交稱疾卧

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交第宴

談交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

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

已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

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

秦系交

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
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言曰仲父何如宓以

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

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

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

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胎蠶而興作淮

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

郡是也帝王世紀曰絲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已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地曾斯而生禹

於石紐誰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

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

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

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車出谷口今之斜

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祗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

明府以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遠巡無

以復荅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

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

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

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

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

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

秦宓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

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主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將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論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廊廟器也而子將賤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麋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許麋孫簡伊秦傳第八 蜀書 國志三十八

